

虛字說

〔清〕袁仁林著
解惠全註

中華書局

虛字說

(清袁仁林著)

解惠金註

中華書局影印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8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32·5 1/8 印張 80 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2.75 元

ISBN 7 101 00586 1/H·50

序

清初袁仁林著虛字說，對於虛字的分析頗有見地，其精闢處多被馬建忠馬氏文通採用。我對袁著從未留意，現在有機會匆匆瀏覽一遍，覺得袁著有一些看法值得今天從事語言研究和從事語文教學的人重視。

首先，馬建忠馬氏文通講虛字實字，是在受了西洋語法學影響之後，把中國原有的說法，改爲從詞法的角度和在劃分詞類的基礎上來講的。袁仁林虛字說講虛字實字，是中國自古以來爲了分析語言現象，爲了講求修辭和鑒賞語言而提出的一種相當靈活的說法。仔細揣摩起來，古代那時講的虛實，與清末馬建忠以及現代語法家所講的虛實，並不完全等同，孰虛孰實在古代是相當靈活的。上古散文如墨經、公羊、穀梁等對於虛字的運用頗有分寸，韻文如詩經、楚辭的虛字也比較複雜。中古以後，尤其是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非常講究虛字的運用。也就在這種風尚影響之下，中國人開始把虛字實字問題上升爲理論。專著雖少，古典文學評論中涉及它的頗爲精采，屢見不鮮。如果輯錄成書，分量也是可觀的。這可以說是中國

人在文學語言理論研究上的一大貢獻。到了清朝，討論虛字的著作比較完整。劉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經傳釋詞處理虛字問題的着重點是分析語言現象。而袁仁林虛字說處理虛字問題的着重點是講求修辭和鑒賞語言。他們三人的這三本著作，各有千秋，都是頗有價值的。如果不看到他們所持的着重點不同，祇從現代以詞類劃分虛實字的論點出發，就會埋沒或低估了袁著。

其次，袁仁林虛字說的着重點既然是講求修辭和鑒賞語言，他的分析解釋就離不開中國古典文學評論的那一套說法。儘管袁氏講的不太高明，也算是雖未能至，心嚮往之。袁氏非常注意如何寫文章，把虛字的運用看成是寫好文章的一大關鍵。他非常注意從虛字的運用來分析名篇的全面布局和脈絡筋節。儘管他這部書的文彩確實頗有不足之處，八股氣的高頭講章味道很濃，他到底還是念念不忘密切結合寫作實際。

袁仁林虛字說可取之處或許就在這裏吧！

我們今天的語言研究和語文教學工作，一日千里，袁仁林望塵莫及。但是袁仁林所提倡的講求修辭和鑒賞語言，還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袁仁林虛字說雖與劉淇助字辨略先後成書，但袁著流布不廣，頗不易得。現在由惠全詳

加校點詮釋，評介其得失，頗便於閱讀。這對於古籍整理，對於中國語言學研究，都是一件好事。

由袁著下瞰今日詞類虛實及其變化，惠全已經做得十分詳細周到。如果上溯我國古代虛實理論之淵源，整理古典文學評論中虛實理論的精華，予以科學的詮釋，這也是很重要的。惠全以爲如何？

張清常一九八四年三月

前言

虛字說，是一部講解文言虛詞的專著。作者袁仁林，字振千，清代陝西三原縣人，雍正年間貢生。關於他的生平事蹟，三原縣新志卷之六人物志有一段簡短的記載，現抄錄於下：

袁仁林，張志：字振千，靜重好學，不苟言笑。進士喬墉曰：「與先生語，不覺矜躁俱釋，非有道不能也。」嗜韓文，手自箋註。學使試嘗奪職，與選貢員世泰齊名。袁善書，求者常盈門。尤精參同契。年近九十卒。員亦昌後焉。今按：著有古文周易參同契註、韓文箋註、

虛字說、瓠園叢語。

虛字說共收詞語一百四十三個，分爲五十一條。書成於清康熙四十九年（公元一七一〇年），乾隆十一年（公元一七四六年）由袁氏的學生王德修付梓刊刻，後爲三原李錫齡收入惜陰叢書。其後又有豐城熊羅宿校刊本，點逗了原文，校正了惜本中的若干錯誤，並於袁氏講字音而講錯了的地方加了一些按語，是現今所見較好的一個版本。

研究虛詞，在我國有非常悠久的歷史。早在先秦時代的墨子中就有對於虛詞的解釋，如

經說上「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小取：「或也者，不盡然也。」假也者，今不然也。從秦漢之際開始，歷代的傳注之書及文字、訓詁專著中，都有豐富的解釋虛詞的材料，許多屬於文論學、詞章學的著作中，也有不少講解虛詞的內容。但是，做爲講解虛詞的專書，則直到元代才出現，這就是盧以緯的助語辭。虛字說則是繼助語辭之後與劉淇助字辨略幾乎同時出現的文言虛詞專著。

虛詞，古代叫做辭、詞、語辭、語詞、語助、助語、助辭、助字等。其中一部分還可以叫做「聲」，如發聲、語餘聲、語助聲，主要指那些用於語首、語中、語末以表示語氣的詞語及類似詞頭詞尾的附加成分。虛字實字之分起於何時，還不好確定，但在宋代這兩個名稱就已廣泛使用，當屬無疑。不過，古人講虛字始終沒有統一的界說，因而所指範圍很不確定。有時是指某些詞彙意義比較抽象的詞語，如夫、又、但、於、況、乃、而、乎、哉、嗟等；在很多情況下又是指今之所謂動詞，特別是那些由名詞活用或改變讀音（即「讀破」）而轉成的動詞，如莊子養生「注：官知止而神欲行」的「知」和「欲」，韓愈原道「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前一個「人」和「火」，廬山，公羊傳宣公六年「勇士人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的後一個「門」，說苑貴德「春風風

人」的後一個「風」(讀去聲)，論語述而「曲肱而枕之」的「枕」(讀去聲)等。而袁仁林在虛字說中所講的虛字，主要是指那種「僅屬口吻，了無意義可說」的「虛之虛者」，結合書中所收詞目來看，也就是古之所謂辭或語助之類，與今一般文言虛詞著作中所說的虛詞大體相當，包括副詞、介詞、連詞、助詞、語氣詞以及部分代詞和類似詞頭詞尾的附加成分。

袁仁林對虛字的認識，比前人有較大的進步，這集中反映在他的「神情聲氣」觀點之中。

他首先給虛字下了一個定義，說虛字即所謂語辭，是「語言襯貼」，或叫做「語中襯貼之聲」，又說「辭即當時口氣寫之以字而成文辭者」，「離語則不能自立」。他又說明了虛字的意義和作用，認為虛字「雖無實義可詮，而究有聲氣可尋」，「氣即其義耳」，認為虛字的作用在於「託精神而傳語氣」，「主本在實」，「運實必虛」。關於「氣」之所指，袁氏未做明確交待，從書中使用這一術語的情況來看，主要是指說話的聲氣、口氣、語氣，結合虛字說序中所講氣有輕重緩急之殊、虛字總說中所講口氣有數種來體會，則具體是指表示今之所謂語氣、連接、指代、時間、原因等。綜合袁氏對虛字的上述認識，大致可以理解為：虛字就是那些意義不實在、用在句子裏以表示實字(詞)之間各種關係或表示種種語氣的字眼兒。這些字眼兒在口頭上說出時叫做「口吻」，出現在書面語中就是「語辭」，從文字學上來講則為「虛字」。以上這些，在袁仁林

的時代大約是相當通行的看法，例如康熙二十六年 魏維新作助語辭補義序，他的合作者陳雷作助語辭補義題辭，就都把文章比作人之體骨，把語辭比作筋脈氣血，認為文章中「苟無之、平、者、也」諸語辭以起承轉合，則將「意不宣而語不貫」。劉淇在助字辨略自序中說：「構文之道，不過實字虛字兩端，實字其體骨，而虛字其性情也。」盧承瑒於康熙五十年爲助字辨略作序亦有「出語則視口吻，點筆則資於助言」的話。但像袁仁林講得這樣系統和完備的，則尚未見。

袁仁林對於虛字的學習和研究也有他的主張和做法。他認為虛字雖然是「末之末」，但掌握了它，可以「因末而暢其所言之本」，意即可以幫助理解和領會文章所講的事理。因此，他主張對於虛字不應「以模稜付之」，意即不能不求甚解，也不應「因文爲解」，「隨文立話」，以致「各有其說」。此通而彼窒，意即不能任意訓釋，以免造成解釋上的混亂和矛盾。而應類聚之，稱量之，以意逆志，而得其氣之輕重緩急于毫釐之間，意即要分類比較，結合文意體會各個虛字的意義和作用，以求得到精確的解釋，從而做到「其說之也詳，知之也密」，而于其用之也亦隨所施而得其當，意即要能講得明白，懂得細緻，使用得當。袁氏解釋虛字，注重同義近義虛字的比較，多用俗語進行比照，又於使用傳統的訓詁學方法和術語之外，吸收了文論

學或詞章學中的一些方法和用語。像書中多次講到的「實字虛用」，有些實際是講的實詞虛化，還有虛字總說中對「動靜字」「實字虛用」「死字活用」的一大段精采而深刻的論述，實際講的是詞性轉變和詞類活用（參見虛字總說「附說」二），這些就都是詞義學和修辭學的產物，同時也是語法學的描寫。又如書中用聲音摹擬語氣的做法，也明顯地是從文論學或詞章學中吸取來的。以上這些主張和做法，或許未必均為袁氏所創，但像虛字說中這樣運用之熟、貫徹之深，亦前所未見。正是這些，不僅使袁氏能較多地着眼於修辭手段和表達效果方面的分析，也使他具備了較強的語法觀念，因此能够比較細緻深入地觀察語言現象，從而對許多虛字的作用做出接近語法學的和符合文言實際的講解。

綜上所述，可見袁仁林對於虛字的認識及其研究方法都是比較合理的，加之他著書是由「爲童子說書」而作，是爲了「俾垂髫者目焉」，這些就決定了虛字說在學術性和實用性兩方面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度，特別是對虛字用法的分析與描寫，許多地方講得頗爲精當，頗爲生動，不僅遠遠超過了它以前的助語辭，較之與它同時的助字辨略及後出的經傳釋詞亦多有精到之論。當然，虛字說畢竟是前語法學的一部講解虛詞的著作，不可避免地也存在一些缺點和錯誤。例如書中收錄了一些不屬於虛詞的詞語，一些詞的義項劃分不合理，以及解釋錯誤等

等。此外，所謂「神情聲氣」的觀點，固然比籠統地講「虛字無義」有很大進步，但終究還是含混和不易理解的。還有用聲音摹擬語氣的做法也是不科學的，因為在語言中雖然有些詞是摹擬聲音的，如擬聲詞、歎詞，但就一般情況而言，詞的音和義之間並無必然聯繫，況且漢語的虛詞多數是由實詞虛化而來，它們的音義之間就更不可能存在必然聯繫了。不僅如此，由於袁氏不熟悉音韻，分析字音本來就多所不當，又往往用今音去摹擬古代虛詞的語氣，就更爲錯誤了。事實上，袁氏在講具體的虛字時，有將近半數都未能用聲音去加以摹擬。即以論及「聲」的地方來看，其所指也是前後不一，有的是指聲音，即字的讀音；有的是指聲氣，即虛字的意義或用法，還有「聲」和「氣」不分的。可見這種做法很難貫徹。

虛字說，曾經做爲章宗祥的課本在村學家塾間流傳。虛字說，也曾給我國第一部古代漢語語法專著馬氏文通以很大影響，特別是馬氏文通論虛字的部分大量採用了虛字說的解釋。虛字說，不論從語文教學方面來看，還是從古代漢語虛詞研究方面來看，在歷史上，它都做出過巨大貢獻，應該在馬氏文通以前的語法研究史上給它以應有的地位。對於今天，它也仍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值得認真加以研究。

下面就本書的整理工作做幾點說明：

一、此次整理是以熊羅宿校刊本爲底本，參照惜陰軒叢書本進行校點的，書中的引文、例證也與各有關書籍做了核對。爲儘量保持原書的行款格式，原文的大字、小字一仍其舊，除標點符號和注碼之外，不另加任何符號，校語也寫入注釋。

二、爲使一般讀者便於閱讀，每條正文之後都加了必要的注釋。注釋除對正文的個別詞語做了簡單的解釋外，主要是指明出處和補充例證：凡引文、例證未標出處的，一律予以指明，個別未能查明的，也注以「未詳」；凡引文過於簡略、例句不能成句之處，一律補足上下文，以達到句子完整、意思明白爲準；凡應出而未出例證之處，儘量提供恰當的例證（至三條，個別一時找不到的則只好闕如。考慮到注釋篇幅不宜過長，引文和例證均未加注。另外，注釋中還加了若干「按」，或是指明正文解釋的錯誤，或是提供不同的說法，或是寫明校勘情況。

三、在多數詞條的注釋之後，還寫了「附說」一項，目的是希望能幫助一般讀者更好地理解正文所講的內容，多數是對正文所講加以概括或簡單評述，個別地方則是就正文所未及略做必要的補充。

四、爲便於翻檢，列出目次置於書前，又另編音序索引附於書後。

在本書的整理過程中，始終得到了張師清常教授的熱情鼓勵和耐心指導，又蒙作序，至

深銘感。本人學識有限，水平不高，不免有負張師教誨。書中從斷句標點到注釋、附說、錯誤和疏漏一定難免，懇請專家和讀者批評指正。

解惠全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六日

刻虛字說緣起

豐城熊羅宿記

說語助書之通行於世而是可據依者，有濟寧劉氏助字辨略五卷，高郵王氏經傳釋詞十卷，二書精博無遺議，施之淺學恐未易讀。此外如村書虛字解等，淺陋特甚，多謬妄不可用。獨此書根柢注疏家言，絕無望文生義之病。曩者先兄南山先生，嘗於友人處借得惜陰軒叢書本，錄出以課兒童。今念是書既家塾所需，重有感於鵠原之誼，爰取所藏叢書初印本鈔校付梓。作者於字母學似非專家，說音韻數條有小誤，以無關宏旨，悉仍舊貫，爲之分疏句下，別說其事於首云。

【注】

豐城，屬今江西省。熊羅宿，字譯元，著有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等。

助字辨略，清劉淇著，初刊於康熙五十年（公元一七一一年）。全書共收虛詞語四百七十六個，按韻編排，分上平聲、下平聲、上聲、去聲、入聲五卷。該書取材廣泛，解釋常用俗語，是研究文言虛詞和閱讀古書的重要參考書。由於時代和方法的局限，書中也每有不科學和錯誤的解釋，使用時應注意分析。

〔三〕經傳釋詞，清王引之（公元一七六六——一八四三年）著。全書共收虛詞一百六十個，依守溫三十六字母分爲十卷。王氏治學嚴謹，方法比較合理，解釋虛詞多有精到之處。該書也是研究文言虛詞和閱讀古書的重要參考書。但書中僅選用周、秦、西漢典籍的材料，而且「常語」不釋，爲其缺點。另外，書中亦不無鹵莽滅裂之處，使用時也應注意分析。

〔四〕惜陰軒叢書，叢書名，清李錫齡輯。李氏字孟熙，三原人，道光時官中書，藏書九萬餘卷，選宋元善本彙刻成叢書，計三十四種，續編一種，以其書齋惜陰軒爲名。

〔五〕鵲原之誼，指兄弟的情誼。詩經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脊令，卽鵲鴒，水鳥名。

虛字說序

虛字者，語言襯貼，所謂語辭也。在六書分虛實^(一)，又分虛實之半^(二)，皆從事物有無動靜處辨之。若其僅屬口吻，了無意義可說，此乃虛之虛者，故俗以虛字目之。蓋說時爲口吻，成文爲語辭，論字爲虛字：一也。

聖賢垂訓，學上摘辭，事理多端，語言百出。凡其句中所用虛字，皆以託精神而傳語氣者。通其實虛，容不審乎！夫虛字具載字書，自許氏說文後，相沿者無慮數十家，而經傳註釋中，又嘗因文爲解，蓋自馬鄭以來^(三)，往往各有其說矣。然必得類聚之，稱量之，以意逆志，而得其氣之輕重緩急于毫釐之間，而後其說之也詳，知之也密，而于其用之也，亦隨所施而得其當。夫初學之士，研求精義，若此者奚俟多談？顧其間彷彿疑似，不根其繇，而時或游移恍惚者，亦復有焉。前之請業于師，師曰「虛字無義」；後之更端于弟，弟亦曰「虛字無義」。夫虛字誠無義矣，獨不有氣之可言乎？吾謂氣卽其義耳。不然，幾于啞謎度辭^(四)，難可究詰，展轉相仍，一以模稜付之，不其謬歟？聞嘗爲童子說書，約其一二俾垂髫者目焉。是亦末之末也。

然因末而暢其所言之本，本且獲矣。末云乎哉！

康熙四十九年七月望後〔五〕，三原袁仁林書于東渠小學〔六〕。

【注】

〔一〕「六書」，這裏是指文字。「六書分虛實」，即字有虛字、實字之分。周輝清《波雜誌》卷七：東坡教諸子作

文，或辭多而意寡，或虛字多實字少，皆批論之。陸九淵與朱元晦書：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但當論

字義，實字當論所指之實。周伯琦《六書正譌》：大抵古人制字，皆從事物上起。今之虛字，皆古之實字。

〔二〕「虛實之半」，指所謂半虛半實字。朱子《語類》卷五十二：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

「氣是實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嚙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佚名《對類》：蓋字之有形體者為實，字之無形體者為虛，似有而

無者為半虛，似無而有者為半實。實者皆是死字，惟虛字則有死有活。死謂其自然然而者，如「高」「下」

「洪」「纖」之類是也；活謂其使然而然者，如「飛」「潛」「變」「化」之類是也。

〔三〕馬、鄭，指東漢馬融（字季長）及其學生鄭玄（字康成）二人都是著名經學家。

〔四〕「煙謎」和「燈辭」都是指隱語、謎語。

〔五〕康熙四十九年，即公元一七二〇年。